



最近读葛兆光老师的《想象异域》，发现一件颇能古今类比的事情：朝鲜在明亡后衣冠仍遵循明制，据朝鲜的《燕行日记》记载，一个朝鲜使节遇到一个清朝的汉族读书人，谈到衣服的问题，汉族读书人唏嘘“爱贵邦衣冠，我这尊时王之制”。这我不禁想到，如今在网络上，不少人推广“汉服”时，拿出来例证也是：韩国和日本在传统节日时仍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为何我们反而不穿“汉服”？这实在也有点“爱贵邦衣冠，我这尊时王之制”的唏嘘。

讲“汉服”，而不说“古装”，其实重点不在于传统，而在于民族。曾经在 APEC 会议上引领风潮的“唐装”，虽然传统，却并不为“汉服”爱好者认可，因为它的形制更像清代，是满族的装束。但汉族的服装是一直在变化的，所谓“一代有一代之衣冠”。如今，“汉服”的形制也并未统一，“汉服控”们出游，往往各朝各代的人走一起，甚至有人“汉衣唐裳”玩起混搭。我的老师胡中行先生曾作诗讽之：“不识汉唐和宋明，青衫紫绶杂冠履。如何了得蒲团上，着个龙袍唱道情。”

“道情”是一种极通俗的民间曲艺。正如好多“汉服控”抱怨，当他们身穿“汉服”自豪地走在街头时，得到的并非艳羡和赞美，而是被行人议论为“拍古装的”或者“玩 Cosplay 的”，让他们痛心衣冠不存、礼仪已失。这又好像《想象异域》里面谈及的，当清代立国已久，不少人已淡化了朝代更迭的记忆，甚至连明代的衣冠式样都忘记了，看到以穿明制服装为荣的朝鲜使节，竟嘲笑为“场戏”，因为当时只有戏台上才穿这种服装。

说起来，倒也未必是时代的“礼崩乐坏”，而是现代“汉服”本身给人一种廉价的感觉。虽然不少人讲究“汉服”的形制，搬出古画来研究考证，力求还原，

在爱尔兰，你能感受到文化艺术的深度和人们对艺术的虔诚。

那天上午，兴致勃勃地在宝尔势格庄园游览后回到都柏林市中心已是晌午时分。企盼着快点参观圣三一学院后的自由活动，为的是去看爱尔兰都柏林国家美术馆。这宝贵的六小时自由活动，对我来说，与其逛商店，倒不如找个清静地方，也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偶遇

苏剑秋

步行街上人头攒动，各种真人秀比比皆是，而我无心观望，街边小店吃完简餐，便来到不远处的美术馆，进门一看，正前方台阶上高高悬挂着《爱尔兰国家美术馆 150 周年——1864、2014 藏品展》巨制横幅，心头不免一震，选择对了。

在展厅的长廊边，陈列着罗丹、马约尔的许多雕塑。那些人物带着深情故事的神韵，似乎在召唤着每一位参观者。此时仿佛站在艺术的神圣殿堂中，而心绪起伏不定。

进入一楼展厅，立刻遇见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到印象派，从十八世纪至近现代世界知名画家全都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可见爱尔兰对文化的包容。提香、伦勃朗的作品突出了一个时代的辉煌，那些我不知名的画家，其作品的穿透力真是神了。在一幅 18 世纪风景画前，我足足看了二十分钟，还是意犹未尽。

不经意间“撞见”了毕加索，这幅《静物》巨制作于 1924 年，正值年富力强的毕加索，绘画艺术进入鼎盛时期，画面中的张力尽显画家的激情，黑与深蓝背景，使画面深邃而富有活力，讴歌生活的恬淡。我不禁想到了前几年毕加索在上海遭遇的冷待，其中缘由，令人深思。

在西班牙艺术大师戈雅的作品《夫人肖像》前，惊叹这幅写实和传神的经典，把人带入过去的时代，气闲神定的画面表现出独有的意态。在这特殊纪念展中，也有莫奈、塞尚、西斯莱、高更等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陈列。法国印象派大师古斯塔夫·卡耶博物的《银色的运河》，描绘的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景色。绘画的境界是如此沉郁，简单构图牵引出如此丰富的蕴涵，色调平稳真不能相信出自印象派大师之手，这就是 1872 年时的欧洲大陆的平常景象，不平凡的画景。

抬腕看表，又到集合时间了，说真的有点依依不舍，与都柏林美术馆的邂逅变成了一段不容忘却的经历。



然而这些作为衣冠礼法的式样，大都是古代的土族或者贵族之服，其造价并非平头百姓消受得起。即便形制正确，以粗劣布料仿造，传统手工刺绣代之以现代机器印花，聚酯纤维来学“风吹仙袂飘飘举”，终究难逃东施效颦之嫌。

从另一方面看，明代衣冠尚能在清代的戏台上“还原”呈现，让朝鲜使者感叹“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到了现代，我们虽然也有古装片，里面的衣服可就千奇百怪了。“古人”们头顶大波浪，穿着蕾丝洋装，简直比现代人还“潮”。也许真正该痛心的，不是衣冠失传，而是古装片里不加考证地“张冠李戴”误人子弟，让没有机会接触传统服饰的青少年，还以为那就是传统。

“汉服”已经成为了过去，对此感兴趣的人，与其盲目地将其“复活”，倒不如先静下心来，认真读一读相关学术著作，比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了解其内在的传统精神。面对邻邦的“守古制”，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民族自卑。要知道，在改良服饰上，曾有过什么样的血腥历史。但这些历史都不应被抹杀和抛却，至少汉民族没有消亡，没有被同化。一个民族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这比保留一件过去的衣服更有意义。

那些虑衣冠之不传的“汉服”推广者们，号称复兴传统，打出各种“汉服”宣传照片，大赞中华衣冠之美，可无论在微博还是微信上，总是不经意露出“汉服”商家的链接或者店名来。一个民族的服装原本是自然发展变化的，任何人为规定的背后必然有着利益的驱使。“汉服”的背后是巨大的商机。一件普通的“汉服”，售价动辄两三百元，不少甚至上千元，而其“推广”对象大都是没有经济能力的青少年。日语将非分之志称为“野望”。真正爱好传统服饰的人，莫要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有些人，实在不是为了复兴传统和弘扬国粹，而是有着自己的“野望”啊。

题画二首

宋巍

粉蝶

薄雨初晴日，
花开二度春。
玉露裹粉蕊，
摇曳荡春心。

春水游鸭图

双桨轻盈姿，
低眉展腹恣。
夕阳皆褪去，
月上柳梢头。

2010 年夏日的一天，上海奉贤区陈谊村居民李翠花家中突然传出老年妇女断断续续的哭声，声音停顿有人在不断劝慰：“妈妈，你不要哭，你应该开心，你身体恢复健康了，快笑笑。”原来，哭泣的是李翠花的婆婆顾菊芳，她刚刚出院回到家，当得知为了救治她患上急性重症胰腺炎，半年来家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不算，还卖掉了房子，除去医保，自费总共花了 34 万元！一辈子勤俭操劳的顾菊芳实在心碎，实在后悔，她觉得自己有罪。

此时，秀气中透出精干的翠花说了一句让婆婆停止哭泣的话，她问道，同样花费了那么多医药费，同病房 6 个人只有你被抢救回来，每天能看到儿子、孙女，你说这不是幸福？钱用在刀口上难道不值得？

往事不堪回首。半年前婆婆顾菊芳突发腹痛，在南桥医院痛得死去活来，急忙转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确诊为重症胰腺炎，此病来势汹汹生还率

时光容易把人抛，这一瞬间已是花甲之年。古人称“花甲”是一个轮回，也常常以此喻老人。人过花甲就老了吗？

花甲六十就像是梦，多少个日日夜夜，岁岁月月构成了人生的旅程，生命在岁月中增长伴随着梦。我想，儿时的追求和理想是梦，而后的青年一直到壮年都在追着梦成长。然而，“梦”其实是虚幻的，是不存在的，一觉醒来，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和生活。生活是个宏大的竞技场，而耕耘则是夺取胜利的基本保证。如果你只是一味抱着马腾，渐渐生成了一个画家梦。从满纸涂抹到抒怀丹青，因为坚韧不拔才有感悟；从笔墨的尝试到形式的探索，因为毫不松懈才有融合。钻进小楼读书写字，领会纵横笔意；走出书斋行路记取，尽得

几场梅雨几日晴。转眼间，集市上水果摊便热闹起来了，尤其是那品种繁多的西瓜如小山似的堆满了街头。儿时的记忆，也如那西瓜滴绿般的清新，悠远……

公社化那年，生产队里种了一大片西瓜地，就在我老家宅院的民沟西。一到初夏，绿油油的瓜叶间开满了流光溢彩的西瓜花，令人陶醉。再等到一只只水灵灵的小西瓜长成有拳头那么大小时，瓜地上就搭起了瓜舍。而看瓜的人，都是生产队里挑选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一股一片瓜地都要有两个人轮流值班看管。然而，他们对待工作十分认真，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总是形影不离地坚守在那片土地上，从夏到秋，一蹲就是三个多月。

那时搭建的瓜舍既简陋又实用，而且分两次搭建，第一次搭建的瓜舍，都是用芦苇、稻草搭成的环洞舍，因为此时西瓜秧苗小，又刚结瓜果，主要是白天为了防止鸡鸭鹅羊乱踏乱踩，有个简易瓜舍就可以了。随着西瓜苗长大和西瓜的逐渐成熟，又要进行第二次搭建瓜舍，这时的瓜舍要比第一次坚

固得多，都是用毛竹搭成架子，像吊脚屋一样，分为上下两层，顶上覆盖稻草，上层是晚上用作看瓜人的瞭望哨台，底层是白天看瓜人作为休息纳凉的场所。这样的瓜舍可谓八面来风，碧天四匝，绿荫沃野，成为夏日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西瓜地是一个大乐园。白天，鸡鸭鹅羊常常来光顾，踏坏秧苗。夜间，田鼠、黄鼠狼、刺猬等经常出没，啃食西瓜，肆无忌惮。那时候，大人们总是提醒自己的孩子不要到西瓜地里去，尤其是到了西瓜快要成熟时，更是不让孩子靠近西瓜地去玩耍，以免招来偷摘西瓜的嫌疑。但孩子们哪能听得进去，每当西瓜半熟时，那一个个圆滚滚散发着清甜味的西瓜开始诱惑着每一个孩子，就像花儿引着蜜蜂，根本阻止不了孩子们渴望的心。于是，这些小孩不顾闷热的暑天，利用午休时分，趁着看瓜人休息打盹时，便结伴装到民沟里游泳或洗澡，又悄悄地从民沟沿的芦苇丛中爬上岸，溜进西瓜地去偷摘，然后每摘到一个大西瓜，便飞快地将它滚到水中，再从水中

不到百分之一，当时病情严重开刀已不具备条件，院方采取保守治疗，但是所用进口药品需要自费，李翠花和家人毫不犹豫，必须尽一切力量救婆婆这位家里的顶梁柱。可是没有料到，打入医院账户近 20 万元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走了，婆婆却陷入昏迷状态。

放下手中一切事务，每天呆在婆婆病床前，按着她输液的手一连六七个小时不换人的李翠花不相信婆婆就此不起，即使别人都劝她放弃，她坚信婆婆能活下来，一定要坚持再坚持。钱没有了，她去自己父母借，向婆家的亲戚借，可是借钱真难！从医生处得知婆婆尚有希望，执拗的李翠花决定把 8 年前结婚时购置的房子卖掉，不顾一切代价挽回婆婆的生命。公公被媳妇的孝心感动，她丈夫也哭了，深情回忆道，上初三时，妈妈知道他很想像同学一样有一双阿迪达斯运动鞋，家里贫穷，妈妈清晨 4 点挑了一担糯

花甲一觉

黄阿忠

理想和未来的树，六十年来，除草、施肥、浇水，不断地耕耘着，期盼那棵理想、未来之树苗茁壮成长，向着苍穹节节攀高。小时候，在低矮简陋的小屋，望着天花板上渗水留下的痕迹，常常会把它想象成一个一个图形，或若云朵飘忽，山高水流；或为蛟龙飞舞，万马奔腾。于是，那云飘绕山，水流悠转，龙飞马腾，渐渐生成了一个画家梦。

从满纸涂抹到抒怀丹青，因为坚韧不拔才有感悟；从笔墨的尝试到形式的探索，因为毫不松懈才有融合。钻进小楼读书写字，领会纵横笔意；走出书斋行路记取，尽得



孔雀

陈其荣

(中国画)



迅速转移到僻静隐蔽处，找来砖头、石块将西瓜砸开，围在一起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那清凉香甜，爽身润肺的西瓜，没觉得怎么吃，也没来得及细细品，就吃完了。

偶尔，也有被看瓜人发现，但碍于乡里乡亲的，常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也会故意吆喝几声，但那吆喝声里不是在骂，倒更像在提醒孩子们摘瓜时不要踩坏了瓜田。其实，他们不在乎孩子吃一点瓜，怕的是乱踩乱摘而祸害了瓜园。

然而，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农村的孩子能吃上一个大西瓜，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于

是，这片西瓜地里有孩子们的欢乐，有孩子们的情趣，更有孩子们银铃般的阵阵笑声。

如今时间已过去 50 多年了，这里民沟还是那民沟，芦苇却无影无踪，这片西瓜地上也早已盖起了乡亲们的楼房。然而，每当炎炎夏日里看到西瓜上市，旧时家乡那片西瓜地和瓜舍的情景就会在我脑海中翻印出来，成为我心中温馨的记忆……

良好的家风一定是有传承的。李翠花自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她奶奶自己并不富裕却经常帮人一把，见要饭的会叫进家来给吃饭，送衣服，送米。爷爷 60 多岁眼睛就失明了，翠花的妈妈担起照顾的责任，为爷爷奶奶养老送终。耳濡目染，翠花长大后经常回乡上看老人，买他们爱吃的东西，为他们洗衣剪指甲，甚至叫上丈夫一起给爷爷换尿布。村里老人都非常羡慕，而翠花自己的女儿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小小心儿懂事、体贴、上进。

好媳妇卖房救婆婆

孔明珠

无穷的婆婆是清洁工，为了家她每天下班后还要去自留地割蔬菜到市场卖，很晚回家，饮食不规律，伤害了身体，得了如此严重的胰腺炎，什么也不能吃，瘦到 90 斤，李翠花好难过。婆婆出院后生活不能自理，李翠花让丈夫辞职全心在家照顾，自己外出打工奔波于奉贤与莘庄之间。婆婆的病不能吃点油腻，整整一年，全家不起油锅，菜清水煮，鱼清蒸，虾盐水，陪着婆婆，哄着婆婆，直到她渐渐康复。

十日谈

贤城家风传

只要有爱心，人人可以做慈善者。